

# 扶鸞怪事懷心中四十年

朱西寧

## 信仰·相信與迷信問題

### 兒時觀看扶鸞景象

七八歲時，家裏兄弟們玩「扶鸞」，占問大姊夫婦是否尚在人間，我對這一樁奇怪的事實，留下驚懼難解的深刻印象。

那時大姊隨姊丈在贛南剿共，姊丈粵籍，時任團長，他們和大哥、二姊、四姊等四對佳偶，皆是北伐同志結褵的革命姻緣，所以彼此間除却

姻親之情，更還有一番深切的生死之交，大姊夫婦的下落不明，想必必已各方設法連絡，打探無着，才甘冒基督徒的大不韙，用了北伐途中所見大家道壇這種藉通幽冥的扶鸞，來尋究個根底。

此事開頭我並不知——一個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裏，七八歲貪玩的小男孩另有天地，有意無意所知的家中事，也實在太少——只依稀曉得不知怎樣的扶鸞，據說姊丈作戰陣亡，大姊殉情而

死，母親着實的傷心。記得父親總不肯採信，要親自察看過，也才是這樣，得以目睹了叫人戰慄而惶惑的一幕。

據說道壇扶鸞的禮儀很繁，燒香燃燭叩拜種種不說，還須畫符唸咒。這種執劍作法兄弟們自然不贊成，即那些禮儀也是我家所不許，但兄弟們省却那般繁文縟節，還是一樣的請得來亡魂。

我也猜想不出為何要在夜間來行這事，或是圖的安靜專心。一家人齊聚

在五姊六姊的居室，對窗一榻可睡三四個大人的雕花架子牀，祖母和父母叔嬸俱坐牀沿，我們小輩分別在牀上和牀前的腳几上，或坐或跪或立，屏息凝神的來看。

臨窗一台大書桌，收拾得乾淨，鋪上整張整張的白紙，一層半寸厚的黃沙偏桌攤的平平整整。二哥與六姊各居書桌兩端閉目對立，伸出手臂來，掌心向上，平衡的合托住一隻羅底朝上的篩麵的羅子，那羅圈接縫處，楔咬住一根垂直的竹篾，懸空下指沙盤，便是好在沙上寫字的筆了。

這些預備停當之後，我那甚麼都來的大哥，手執一柄長尺，給長輩稟報，他要先請幾位過世者來談話，再問消息。隨即回身過去，敬肅片刻，退到二哥身邊，讓我們都得到整個沙盤。

大哥說話了，低沉而稍稍拉着調子：  
「恭請白鸞神降壇……」  
大約反覆低誦了三遍，倒像禮拜堂牧師的禱告。

在那樣叫人口水都不敢嚥一嚥的緊張時刻裏，像這麼的撒腔拉調，任是怎樣的滑稽突兀，也沒誰會笑得出來了。我家原是有極易被人誤解的家風，素來是對一切造作的莊嚴都會不可救藥的視為樂子，便在禮拜堂裏也不例外，所以難與西洋文化的禮俗相合，看到若非發自心靈的



本文作者朱西寧先生近影。

種種作狀，總如同看平劇的丑戲一般，忍俊不住要發笑的。

在迫切期待的這時，二哥和六姊閉目台托住的羅子移動起來，兩人的手便聽由它旋轉，竹篾沙沙的劃動，好一個活靈活現，一個圈圈接一個圈圈的一筆連劃下來，不知怎會那樣的神奇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原本我是跪在母親背後觀望的，只覺周身發毛，緊緊抱住母親，慄慄的顫索不已。再看兩隻手跟着羅子轉動的二哥和六姊，真不解他們倆怎會那樣閉着雙眼，平靜安然。

羅子停下來不動了，大哥趨前認了認沙盤上的那一串圓圈，遂道：「謝謝鸞神枉駕，非常謝謝。不過，小生才疏學淺，不識鸞文，還請以凡文指點。現在就拜託轉請陳洪順先生駕臨。」竹篾攤沙盤，羅子移向右上角，就像我們寫字寫完了一頁，筆又回到下一頁開頭的位置那樣，等着下筆。大哥伸過手裏的長尺，輕輕刮平沙面上那幾個相連的圈圈，攤勻了不留一點痕迹。似乎很等了一個時刻，彼此偷空兒面面相視，看出來有些不知所到的困惑着，不單是無法理解這種巫術的神奇，也不解大哥自作主張，為何頭一個要請這個人來，我會比誰都更怕他。

這個陳洪順，背地裏人都叫他陳三麻子，是我們家的房客，租下我們隔壁開他的織房。那給我們小孩的印象，是個吵嚷不休的所在，三部織布機嘍哩喀嗒，嘍哩喀嗒的從早到晚嘈鬧着。隔壁也都可聞。那裏又是撲鼻的漂白粉辛辣味，他一家人都習慣了開大聲說話。陳洪順得的是癆病，每晚送來一大碗濃濃的紅糖茶，和一隻紅砂酒

壺。我們老家糖很稀罕，小孩子嘴饞，喝紅糖茶够是享受的，不過半夜裏總要被母親叫醒一遍，悄悄攪攪溺在酒壺裏。是拿糖茶換我的童便做藥引子，治他的癆病。似乎拖拖延延好幾年，而也終於前一年年底過世了。那末，要請這個人來做甚麼呢？真怕他來了會找人算帳，怨我的童便不用，要人賠他甚麼……。

大家都不作聲的等候着，良久羅子才又動了，沙沙沙的寫起來，雖是不抬筆的一路往下寫，還是看得出來一筆一劃的仔細在寫，寫了兩個或三個字，窗台上的玻璃罩子煤油燈照過來，並認不出甚麼字。

「在地獄。」大哥讀給我們聽。  
二哥和六姊也張開眼來辨認，證明確是「在地獄」三個字無誤。大哥猜想說，大概下在地獄裏的亡魂沒辦法請到罷。在神學院教書的叔叔也領首表示同意。大哥于是又跟大家說明，下一位他要請個北伐途中在上海無形失蹤的同志——我是壓根兒不認得，更不記得那個人姓甚名誰。

### 孫總理說抗戰因果

沙盤上寫的字，大哥一眼就認出是那位同志簽的名。大哥稱他老甚麼，彷彿打電話的神情衝着沙盤問他，為何駐紮上海江灣的時候，一夜過來便不見他的人了。接着大哥讀出沙盤上的字，大約是說，清黨被捕，死于獄中。五姊湊近去看，手裏拿着一個本子和大哥的大金星鋼筆，原來五姊在負責紀錄。

接下去大哥問道：「那你是共產黨？」那人寫道：「是的。」大哥又問：「你現在哪裏？」

那人寫道：「天堂。」大哥問道：「見到總理了嗎？」那人寫道：「常常。」大哥問道：「總理在天堂做甚麼？」那人寫道：「講三民主義。」大哥問道：「總理會原諒你嗎？」那人寫得較多的字，害得叔叔也走前去認，四五個人邊認邊拼湊出完整的意思，大約是說，他也去聽過三民主義，但是聽不到，好像聾子，以後就沒再去聽，只知總理一直都在那裏講三民主義。

今已不記得大哥還又問了甚麼，怎樣做的結束。下面印象最深者，是請來了孫總理，以後長大些又看到五姊當時做的紀錄，所以記得清楚。孫總理來到便簽了名，大家都極肅然，一一過去瞻仰，母親也背着我過去看了，只記得那「文」字的最後一捺，拖得很長，我是不懂，大家都說那和遺囑上的簽名完全一樣。及長，兄弟們談起來還是這麼說。當時是問了中日關係將來如何，時「九一八」「一二八」相繼發生不久，大哥和衆兄弟整天都在鬧着抵制日貨運動，商店裏查出日貨來，當街燒掉，那運動鬧得很是激烈。對此，總理回答的是：「難辭一戰。」大哥繼又問道：「是否全民抗日？」沙盤上寫的是：「沿海諸省多成瓦礫。」大哥再問：「勝敗如何？」總理答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至此總理即告離去。

一家人似都為此亢奮不已。之後大哥提議請去世兩年多的祖父，得祖母和父親同意，祖父很快的請到，來了就簽名，「朱延吉」，竟是一劃一抬筆，與普通的寫字一般。二哥和六姊事後都說，祖父的筆力奇重，運筆則極緩柔，他兩人閉目唯覺祖父一似昔日習見的那般神采，書齋裏臨

窗試筆，敬虔端然如在眼前。當下祖母一見那三個字，便頓然泣咽起來，連父親也含淚了。叔叔則說：「爺還是一筆柳字。」然而大哥正在請示老人家要跟祖父說些甚麼，羅子却不待叩問，願自的移動起來，一筆一筆的寫下兩個大字——「迷信」，便自走了。

我看大人們都莫不相顧惶然，良久無言，還是父親臨去時說了話，溫和而鄭重的交代下來：「聽你們老爹的話，以後不要再來這個。」

### 榮懷心中四十餘載

當時我是毫無分辨能力，只覺事態嚴重。之後，不論玩世的大哥，或是言行謹慎的二哥，以及眾姊等提起這事，似都表示不解。便是抗戰勝利後，全家得慶團圓——連已出嫁的二姊五姊六姊七姊八姊等，也都並非刻意的湊巧相聚一堂（三姊遠在福建永安，四姊已在四年前病故），談起這事，除了依然不解祖父所留下的那個謎，都還停滯在當初大哥私下裏的反詰：「既是迷信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的死結上，彼此都更無寸進的認知。然而迷不迷信的這個大疑，却始終盤桓我心，幾無時不在思辨，遙遙惚惚，也竟伴我四十餘載，揮之不去，而又求解不得，只好無可如何的自責心浮氣躁，不讀書好求甚解。也是近年來稍稍安穩，略讀了一點書，亦閱世漸廣漸深，靈裏大有長進，終是天可憐見的賞賜了多多的點化，願將所悟所得，把這「迷信」「相信」「信仰」來作一點辨識，分享同道，或可補益于諸般的解惑。基督曾親口應許：「凡尋求的都必得着」，此是應驗于中國的學問方法「格物致知」之道。

。基督徒每樂于稱道「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」這裏見出素常困惑于人的，乃在信的對象之到底是「有」還是「無」。若在這「有」與「無」上混淆不清，是要連信都有搖擺。于「有」和「無」，老子是反復的說得最好：「無」雖是與「有」相對，「無」却不等於「沒有」。聖經于「無」可是說得最清楚徹底，上帝即是「無」，因而這「無」落在「無始無終」、「無形無體」（易經「神無方而易無體」）「無時不在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」；這即是「無限」了。

然則，對於上帝的信，既是信其「無限」，則信的自身也須是無限。故信有大小，信隨對象的大小而大小。這也就是說，凡信皆有對象。信的對象大，信亦大；信的對象小，信也小。但問題是要落在一個困難上了，即如若不信，則其對象還是否存在？基督徒若是不信這「扶鸞」及一切，這「扶鸞」及其一切便不存在麼？一如外邦人的不信基督，基督便不存在麼？當然斷乎不是這樣。這裏才見出我父兄等的困惑，是起因于基督教義閉鎖性和排他性的解釋，對於拜偶像的禁忌說得不完全；即凡迷信者，其所信的對象為「沒有」，為不存在。故而既是「沒有」，既是不存在，你傳道半生，去世的祖父却應邀而至，來了又一筆柳體的「朱延吉」，有憑有據，而却又不悅的寫下「迷信」這個訓斥之後拂袖而去。這確確是令人難以信服的。如此，這就極其危險，若基督徒肯定所謂迷信者信的只是一個「沒有」，則教外人亦視基督徒為一種迷信，你當如何證明你的信仰乃是「有」？而論辯一經落在「有

」與「沒有」上面，而非「有」與「無」上面，則他的「扶鸞」可以立即給你見證；且妙在這「扶鸞」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道家來扶鸞，它說的是太上老君，你基督徒來扶鸞，它是另有優待，所有香燭符咒跪拜皆可免禮，它與你也只說天堂地獄，入境問俗皆照你的規矩來，你當如何？你是明知聖父聖子聖靈不可以請來為你見證的。只因這根本上「有」與「無」說得不好，偏向「有」與「沒有」，才害得人家教外人，動輒褻瀆的要你叫耶穌站出來給他看上一看，他便相信（這相信與信仰有別）。這可其實是我們基督徒口齒不清，陷人于不義；即使他「因看見而信」了，也只不過為主得一低品質的信徒，一個實證主義者的門徒多馬而已。這才是我們自己的褻瀆，傳道有誤，與主恩有虧欠。

### 從宗教與哲學求解

基督徒的兩大功課——讀經與禱告，還因我于禱告多有思量；關於「求」，是要感多于求？可以不可以求？可以求甚麼又不可以求甚麼？……這裏在追求的實際中，也才分清信仰與迷信，而兩者是一定要嚴華夷之辨的。對此，至少有點準則可用來鑑別，一是態度，一是本質。態度是在於為己求為個體求，乃迷信，為他求為羣體求，乃信仰。這樣說來，或尚流于曖昧；為己求為個體求，若是迷信，則這「己」和「個體」，與「他」和「羣體」，原是相對而非絕對，相對者應難為準則。然而這却正是從「有」向「無」發展的過程。以家庭言，己與個體是我，他與羣體則是整個家庭及其諸元；以國家社會言，己與個

體是我與我的家庭，他與羣體則是整個國家社會及其諸元；以世界言，已與個體是我的國家社會，他與羣體則是整個世界及其諸元，且不僅包含友邦，還連敵國亦是。所以縱是敵我交惡作戰，若只為我國利益求，甚而兼為敵國滅亡求，皆屬迷信，若亦為世界和平與敵國人民福祉求（即中國的「興滅國，繼絕世」），這才屬乎信仰。往回類推，俱復如是，若當忠孝不得兩全時，為忠求，乃是信仰，為孝求，反成迷信。故就態度論，信的對象即使為至高者上帝，亦會因其所求大小之異，而照樣的有信仰與迷信之別。以是故，乃不可對於教外人輕言人家所信為迷信，基督教徒其自身墮落于迷信者，亦不少見。這裏倒是說明白了，信仰或迷信還不一定完全取決于所信的對象。再就本質論，中國文化說得好，凡事成全皆在七分天意，三分人事。亦即盡人事，聽天命。這種婦孺皆知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及其合一，應是了不起的大見識，也是文明飛躍的根源。常見一般教徒，甚至一些傳道人，每言見證其疾病不服藥物，端賴禱告而癒，却不知此是迷信。醫藥為人類文明之一，因知須盡人事，始有此發明創造，上帝是要視此為世人的能幹，而必讚賞的。不服藥物而端賴禱告，是人事未盡，如此懶惰依賴，上帝必是不喜。初民與上帝親近，凡事仰靠，然也知人事須盡，否則人類便無醫藥文明。而那樣迷信的見證，至少否定了西方教會在中國興辦醫院的功德了。而也不可以曲解基督在世間所行醫病神蹟，須知基督所醫治的病人，皆有一前提，即其病人來求治之先，必是人事已盡——此

「盡」可解為責任已盡、能力已盡、人事已至盡頭；無論其為個人體力財力已盡，還是人類當時的文明已無能醫治（即所謂藥石罔效的疑難雜症）——基督所有醫病神蹟無一是例此之外，所以總要當心，不可把神蹟講成了迷信。再者，尤不可視求醫而不求神為墮于世俗；中國文化對此亦說得好，「醫藥治得病，治不得命」，病人求生意欲堅強，醫藥便有效，否則無效，此其中便是一個「信」字了，須知求生意欲原是上帝賦予人的責任使命，其無求生意欲者，是逃避棄絕此責任使命，為重罪，上帝自是不喜。這樣乃見證「以馬內利」義在天命人事的融和，若無人事，則上帝與誰同在？故不服藥物，端賴禱告，是使以馬內利落空，其行為已墮入迷信，所作見證應屬偽證，是敗壞而非建造。此為就信的本質來分別信仰與迷信。

至于「相信」，這已無關乎人的才智與德性，貓狗也知「相信」。基督復活後曾告誡門徒多馬說：「你因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，有福了。」可見信那個「無」的，是有福的。所以從扶鸞所見雖是那般的活靈活現，亦只是「相信」，因看見而信，自非信德，故不可以是信仰。信若只落在「有」裏，只是「相信」而已；「相信」的自身不能說明甚麼，是無明而非文明。但今日多馬派的實證主義當道，凡事「拿證據來」。此非人的權利，更與提高人的地位適相相反，是把人之與禽獸相去幾希的那點對於「無」的信仰，也力主非剷除了不可，那也只有把人打回動物身而已。胡適的聖賢書不知讀到哪裏去了，

他的中國哲學史當然也寫不下去。他的「大胆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雖原也是好，惟比之「格物致知」，還是太小，而他行來，更加的小氣。「信仰在先，明白在後」，是人類的了不起的文明，與他的小意思本無不合，他却可以一下子就輕率的否定對上帝的信仰，反而與他自己的小意思不合了，他是自己也沒有調理得好。自我分裂，可憐見的。這裏于是可以結論，並就教于同道。

### 由思索所得的領悟

「信仰」的對象和態度和本質，皆是那「無」。惟其「無」，所以是對應大疑的大信，乃可以大得無限，與那「無」合而為一，故信仰所生的能力自也是無限。

「相信」的對象和態度和本質，皆是那「有」。惟其「有」，所以是小信，小得有限，無知無能于「無」，與「無」無關，凡動物皆有此能力，是無明而非文明，便也無所謂生不生得能力，那能力亦極有限。

「迷信」的對象既不是「有」或「沒有」，也非關「無」，單在態度和本質上的薄弱狹小和自私自利來決定了，故也是無明而非文明。譬如扶鸞中即使示以中日之戰中國必勝，那你中國應當如何？反正是勝定了，可以不必人事。而若示以中國必敗，則又當如何？反正怎樣奮勇抗敵，終歸要大敗，不如苟且還免得戰火瀰天，死傷遍地。如此，則迷信的結果當如何？可不待言。故我等雖信奉的真神，假如不盡人事，依然有墮入迷信的危險。基督徒們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友們其誠乎哉。